

哲学史

41 约翰·洛克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现在，在谈到启蒙运动时，我们该如何概括地描述启蒙运动，并据此理解洛克作为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以及在许多方面被视为哲学启蒙运动开端的人物呢？哲学启蒙运动的开端有时被认为是1691年，即他发表《人类理解论》的年份。有时人们认为这标志着哲学启蒙运动的开始。当然，“启蒙”一词指的是理性之光，在这个语境下，它指的是科学知识之光，即通过客观的科学方法（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所获得的知识之光，至少要具备当时科学所宣称的那种客观性和结论性。

你还记得丁尼生的诗句吗？上帝说，让牛顿存在吧，于是万物皆光明。你可能会问，如果不是科学之光，为何偏偏选择牛顿呢？当时的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对传统和权威持怀疑态度，往往不给启示留有一席之地。即便有基督徒参与启蒙运动，并因此谈论启示，那也只是锦上添花而已。

这是对我们仅凭理性所知之外的补充。与其说是一种帮助我们理解其他事物的基础视角，不如说是一种附加信息。这是一个非常反对教条体系的时代，因此，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这些伟大的体系构建者，实际上是17世纪而非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人物。

因为那些体系构建者声称拥有某种系统性的知识，而这种知识仅靠科学手段是无法建立的。想想你似乎在笛卡尔那里也发现的问题——不，我不是说你，而是你似乎在笛卡尔那里也发现问题——他的证明似乎并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完美。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批判的对象正是这种知识存在的可能性。

因此，启蒙思想转向内省也就不足为奇了。启蒙思想家开始批判启蒙运动本身的主张，以及科学知识。

所以，当我们谈到大卫·休谟时，我们会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位哲学怀疑论者。他对启蒙运动时期那种客观、确定的知识持怀疑态度。你看，他甚至怀疑这种知识本身的可能性。

取而代之的是，它阐述了信念是如何产生并看似合理的。这与那种教条式的知识截然不同。持这种观点的并非只有大卫·休谟一人。

他谈到了伏尔泰这样的人物，或者法国一个被称为“哲学家”的群体，或者用法语词“哲学家”来指代他们，这个词的意思仍然是哲学家，但我想是为了与其他哲学家区分开来，英语中通常用法语词“philosoph”来指代他们。他们是一群对知识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哲学家。

如今，不仅是理性之光的时代，也是理性统治的时代。也就是说，理性不仅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也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理性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其理念是，当我们受理性支配时，我们就摆脱了其他因果条件的束缚。如果我们出于冲动，也就是情绪冲动而行动，我们就失去了自由。我们就像艾维斯一样，被某种力量驱使着。

动力十足。但你错过了这个。你肯定看过 Avis 的广告吧？我们动力十足。

Avis 停止那样做广告了吗？抱歉，我得改改了。好吧，如果你出于情绪冲动行事，你就不是自由行动；你是被驱使的。只有当你能够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的行为，摆脱情绪冲动时，你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你看，在理性统治下，自由是可能的。就像我们在政治领域所说的那样，在法治下，政治自由也是可能的。但如果没有法律，那就不可能有政治自由。

我们必须摆脱强迫症才能获得自由。因此，你会发现一些伦理理论开始发展，这些理论关注的是如何判断什么是对的。在中世纪，人们关注的是善。

也就是说，我们追求至善的理想就是上帝。但在启蒙运动时期，伦理学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原则和规则上，这些原则和规则使我们能够知道在任何事情上什么是正确的做法。伦理学追求的是一种与科学所宣称的那种超然的客观性和确定性。

因此，正是在这个时代，个人权利理论得以发展。约翰·洛克强调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以及其他构成法国政治遗产基础的权利理论。

当然，还有美国的政治传统。我们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的确如此。

法治代表着理性统治。这就是它的特征。而对理性之光的怀疑，以及对理性统治的否定，正是19世纪初浪漫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

浪漫主义回归情感自由。创造性的天才们将自由理想化。因此，一些评论家指出，从文艺复兴时期对政治自由的强调开始，逐渐演变为对个人自由概念的日益绝对化和理想化。

你看，启蒙运动时期追求个人权利，浪漫主义者倡导创造性的自我表达，直到萨特等存在主义者追求绝对自由，他们甚至将自由绝对化。你明白吗？事实

上，在我看来，美国精神中似乎贯穿着一种将自由视为最高价值的理念。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常原始的观念。

从犹太教-基督教的视角来看，正义而非自由才是最高的社会价值。自由只是正义的一个子集。然而，人们常常强调自由而非正义，这在政治上却很常见。

从这些方面来说，启蒙时代的确如此。我认为，约翰·洛克非常符合启蒙运动的精神。当然，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他深受启蒙运动精神的影响，是那个科学时代的一份子，也是艾萨克·牛顿的私人好友。他继承了牛顿的物质粒子模型，并将其应用于他的思想理论（我们将会看到）和社会哲学中。物质宇宙由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原子构成。原子按照既定的规律结合和运动，这些规律等同于简单的概念。

根据既定的联合规律结合在一起。在他的社会哲学中，社会原子（个体）根据社会契约的规律结合在一起。是的。

物理学、心理学、认识论和社会哲学中都采用了与牛顿相同的原子论模型。非常相似。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拥有清教徒的传统。

他的父亲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签署人之一，这份信条是17世纪反宗教改革时期长老会的经典文献。这种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如果你看看我们选读的洛克作品的开头几段，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手边有这本书呢？下次可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好了，接下来是考夫曼文集。

如果你从头开始看，就会发现他正是从这里着手。他以这段话开启了关于人类理解力的论述。对理解力的探究既令人愉悦又富有成效。

既然理解力使人类凌驾于其他感官生物和意识生物之上，并赋予人类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所有优势和统治力，那么，即使仅仅出于其高尚的本质，理解力也绝对值得我们深入探究。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类与众不同呢？你会说是理性。古希腊人也曾这样说过。

是的，启蒙运动也是如此，它延续了这一点。但请注意他说的其他内容。正是这些内容赋予了他支配自然界其他事物的权力。

清教徒改革宗对创造的重视体现在这里。我们在培根和霍布斯的著作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在那段的结尾，他提到了我们能够让所有光照进我们心灵的事物。

他再次使用了轻快有趣的修辞手法——理性之光。在第165页，也就是页面顶部，当他谈到方法时，他谈到了探寻观点与知识之间的界限。观点与知识之间的界限。

这是柏拉图早期提出的一个区分，他将其重新诠释并引入启蒙运动。知识必须是客观的、确定的，并且必须有科学和逻辑的保证。而意见，则截然不同。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认为我们应该约束自己的赞同，缓和自己的观点。你可以控制自己赞同什么，你可以控制自己的信仰，你看。我们完全有权利根据理性去赞同或反对，去相信或不相信。

你看。然后在第165页，第二栏，他专门写了一节，标题是“思想”（这里“思想”一词加了引号）代表什么。你会注意到，在那段话的中间，他提到它代表的是人思考时所理解的一切对象。

好，那么你思考的时候在想什么呢？想法。想法。你看，这就是笛卡尔的出发点。

你所拥有的，是心灵直接意识到自身的观念。好的，这是一个起点。笛卡尔的起点如此，洛克的起点亦然。

诚然，我们所知道的都只是我们的想法。问题是，我们能否进一步推断出关于外部事物（例如物体、其他心灵、上帝）的信息？而这些存在于我们自身思维之外的事物，必须得到论证，必须得到证明。我们需要的是类似科学的证据。

你看。或者说，如果你无法获得那些证据，那么你所拥有的就不是知识，而是观点和信念。因此，当大卫·休谟开始怀疑时，他便提出了关于身体知识、他人心灵知识、上帝知识，甚至自身心灵知识的质疑。

所以，休谟说我们真正知道的只有我们自己的主观观念。哦，他相信我们有身体。他倾向于相信上帝。

他也就止步于此了。好的。所以，洛克，是的，在整个运动的开端。

然后，一个关于第一栏第166条的其他初步观察。他认为我们没有与生俱来的知识。我们没有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与生俱来的知识。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感官。这是感官观念的形成过程。

从而引发我们自身的思考。从而产生更复杂的想法。让我们携手合作，形成命题，发展知识。

但这一切都源于感官经验。他坚持认为感官经验而非先天知识是合理的，其原因之一在于，如果我们不相信感官能够告诉我们事物的位置，就等于是对赋予

我们感官的上帝的亵渎。因此，正如笛卡尔诉诸于赋予我们理性的造物主，使我们能够信任理性一样，洛克诉诸于赋予我们感官的上帝，使我们能够信任感官。

所以，如果洛克经验主义的潜在假设是感官的可靠性，那么你看，他至少为此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神学依据。当然，这只是引言。你可以把洛克视为启蒙运动的开端，他在本书中的论述实际上为贝克莱进行彻底变革以及休谟彻底抛弃洛克奠定了基础。

现在，我先停一下，说几句。嗯，嗯。

你还记得笛卡尔试图证明他有思想吗？我认为我有思想。因此，我存在。

一个会思考的物体。现在，说我有思想，就等于说我是一个物体。那里有一个会思考的物体。

记住笛卡尔的短语是“种族是思维的”（*res cogitans*）。“思维的事物”。这里的“种族”指的是一个实体。

并非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实体。现在，问题就在于这种实体性，即精神实体、灵魂实体的概念。

笛卡尔认为他证明了这一点。洛克同意笛卡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你会思考，那么你一定是一个会思考的物体。

但休谟说，为什么？为什么？嗯，我只知道我是一系列感知的集合体。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我能意识到的观念。所以，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那么我对心灵的全部了解就是，我是一系列感知的集合体。

你说，但肯定有什么东西包含了这一系列感知。好吧，你打算固执己见，断言它是什么。你最终还是承认自己不知道。

休谟说，我不知道。在他看来，摆在面前的选择只有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怀疑论者并不否认这种选择的存在。

他说，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了解。明白了吗？所以，在休谟看来，这个问题和其他人的思想、身体以及上帝一样，都存在争议。换句话说，休谟对任何形而上学的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任何形而上学的知识，都持怀疑态度。

洛克为他设下了圈套。好吧，我们来试着分析一下他的理念论，好吗？试着分析一下他的理念论。他做的第一件事……现在，让我先回到刚才的话题。

注意观念和知识之间的区别。为什么呢？他指出，知识是通过观念进行加减运算而形成的。

所以，例如，如果我说，所有人类都会死。好的。我所做的就是做出判断，肯定一个命题。

一切知识都由命题和判断构成，它们都具有主谓结构。其中，主语和谓语是不同的概念。所以，这里有概念一和概念二。

人类的概念。是的，这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好的。

死亡的概念。它指的是生命中某种偶然性的因素。这是一个定性的概念。

但显然，只有拥有观念，我们才能拥有知识。知识指的是你對自己观念所做的判断。所以他必须从观念理论入手。

我们的思想从何而来？这是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包含两方面。首先，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思想。

其次，所有观念都源于感官。他在这方面用了很长的篇幅（我们在文集中收录了相当一部分），来反驳先天观念论。关于先天观念的理论，你们应该还记得柏拉图的论述。

笛卡尔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清晰明确的、直观的、自然而然的观念。洛克究竟指的是哪一种，这一点并不完全清楚。这令人作呕。

我倾向于认为他最有可能指的是剑桥柏拉图主义者。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现在，简单提一句。

在14至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15世纪，柏拉图哲学曾一度复兴。多年来，柏拉图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所掩盖，尤其是在佛罗伦萨的佛罗伦萨学院。

你会发现一个名叫菲奇诺的人，在所有讨论中都被提及，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英国文艺复兴影响最大的人物。在英国，像15世纪的约翰·库莱特这样的人将柏拉图主义应用于宗教和教育，而像托马斯·莫尔和斯宾塞这样的人则将其应用于政治。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股柏拉图主义的复兴浪潮。

剑桥柏拉图主义是17世纪文艺复兴复兴运动的继承者。其主要人物是理查德·卡德沃斯，他于1688年去世，由此可见，他是约翰·洛克的后辈。这场运动主要在英国国教徒中兴起，旨在反对他们极为厌恶的另外两种思潮。

其中之一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机械论自然观，包括对人性的理解，笛卡尔（Descartes）的物理世界观也持此观点。他们普遍反对机械论科学。这对于一位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并不意外，因为他是一位唯心主义者，而这种柏拉图主义带有流溢论，因此在某些方面更接近新柏拉图主义。

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否定了物质真实存在并具有真实因果能力的观点。因此，它也否定了感官刺激能够产生观念的观点。因此，它回归了先天观念论。

他们反对唯物主义，进而反对霍布斯。他们也反对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认为加尔文主义贬低人性，只会滋生宗派宗教纷争。他们认为，理性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源于与生俱来的观念。

你仍然可以看到理性的支配地位。理性有能力认识到上帝的存在，认识到我们的道德责任。基督教的本质是道德生活和对上帝的默想，而不是纠缠于神学正统的各种细枝末节。

为此，他们发现剑桥柏拉图主义已绰绰有余。先天知识，先天道德知识。柏拉图的理想是对至善（即上帝）的沉思之爱。

现在，我正是针对这一点提出，约翰·洛克虽然出身清教徒家庭，但他却反对存在任何与生俱来的观念。不，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吗？不，并没有。

我还在适应中。不，我们还有十分钟。太好了。

约翰·洛克反对天赋观念。那么，他是如何论证的呢？你会发现他的论述中交织着一系列不同的思路。总而言之，他的观点是这样的。

如果知识是与生俱来的，如果观念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它们就应该是普遍为人所知的。但是，根据否定后件式推理，并不存在普遍的观念。因此，结论是观念并非与生俱来。

当然，他并没有直接这样表述。这是我对他的论证进行的逻辑推导。如果观念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它们就是普遍存在的。

对于这类观点，并没有普遍共识。因此，它们并非与生俱来。哦，他还更进一步。

即使它们是普遍存在的，也不能证明它们是与生俱来的。这样想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解释普遍性。

例如，常见的经验因素。那么，他如何证明不存在普遍观念呢？首先，那些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观念，比如上帝观念和道德观念，对儿童和傻子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儿童和傻子来说都是陌生的。

换句话说，这些人心智发育尚未成熟，无法思考这些想法。你知道，他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想法的“先天性”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必须存在于理解之中。但如果它不被理解，又怎么能存在于理解之中呢？一个人不理解的东西，还能存在于理解之中吗？理解本身就意味着被理解，不是吗？而年幼的孩子，尤其是幼儿，根本无法理解。

这是其中一种思路。另一种思路是指出文化多样性。还记得大航海时代，也就是16世纪吗？文化多样性在伦理道德，尤其是在对上帝的理解方面，都显而易见。

那么，如果不存在普遍的观念，我们又如何能断言这些关键观念（至少对剑桥柏拉图主义者而言）是与生俱来的呢？然而，话虽如此，在第168页有一段文字，他用清教徒背景教导他的方式来解释上帝观念及其所有晦涩和多样性。他在第168页开头写道，我们来看看，这样的观念——上帝观念——可以从所有知识中推导出来，因为非凡的智慧和力量的可见标志在造物的一切作品中如此清晰地显现，以至于一个理性的生物只要认真思考，就不可能错过对神性的发现。这其实是对《罗马书》第一章的转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是明明可知的，是可知的；而那被造之物，乃是神永恒的大能。

所以，这只是对《罗马书》第一章的改写，并没有涉及任何内在观念。约翰·加尔文，你可能知道，在他的《基督教要义》中，他指出所有人心中都存在某种神性意识，一种模糊不清、难以定义的“神性感知”（*sensus deitatis*），而这正是宗教的种子，即“宗教的种子”（*semen religionis*）。因此，在我看来，约翰·洛克此时所指的正是这种神性意识，它仅仅源于对受造物的反思。

那么，既然没有先天观念，他又该如何解释感官所能感知到的观念起源呢？他提出了一系列解释，我会一一记录下来，下次阅读时你可以查阅。首先，他认为意识，也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tabula rasa*，经验会在上面留下痕迹。*tabula rasa* 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些斯多葛学派，当然也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因此它是当时逐渐兴起的经验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正如我之前指出的，观念充其量只是一种心理表征。他的理论是一种表征性知识理论，我们的观念是对外部事物和属性的表征。然后，他区分了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

简单的想法是一次只处理一个属性，而复杂的想法则是将多个属性结合起来。一些简单的想法。所以，当你看着我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件蓝色的衬衫；蓝色本身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蓝色，作为一件衬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而当你把我整个人都纳入画面时，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好的，简单，复杂。

正如我之前所说，简单的观念是原子式的观念，是不可分割的单元。我们通过内在感官和外在感官获取观念。你们都知道五种外在感官。

内在世界仅仅是我们自身心理状态的反映。因此，我可以反思我的想法，反思我脑海中残留的蓝色影像。我可以反思我自身的心理活动，例如思考、愿望、信念，以及笛卡尔在其“我思故我在”中所列举的各种其他活动。

所以，有内在感官和外在感官。简单概念的特点是清晰明确。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清晰明确。

但它们并非与生俱来，也并非凭直觉就能理解，更谈不上清晰明确。

观念可以只来源于一种感官，也可以来源于多种感官，例如，空间观念就是我们从多种感官中获得的观念。在我们所拥有的观念中，我们必须区分第一性质的观念和第二性质的观念。他在第178页到181页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次要特性是指与我们不同感觉器官相关的特性，例如嗅觉、味觉、视觉、听觉和触觉。因此，它们之所以具有这些特性，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器官以特定的方式运作。

它们产于我们自身，但它们并不具有客观现实性。存在着表征物质事物的心理方式。物质事物具有基本属性。

在牛顿科学中，物质的基本性质是大小、形状、重量和密度。具有基本性质的物质物体能够通过因果关系在我们体内产生次要性质的感觉。

这就是他将要使用的工具。他认为，基于这种理念理论，也就是上述理念，人类的一切知识和信仰都可以构建起来。